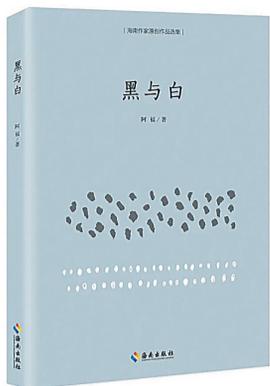


百味书斋 陈新 穆己 稿

云端里的诗心



阿福诗集《黑与白》。资料图

阿福在《黑与白》诗集的自序中写道：“……如果没人看，那么全部诗作就权当带着诗意去了远方。远方也是序。”我们当然希望《黑与白》这本书带着诗意走向远方，但我们更希望这本书带着诗意温润它的故乡——海南儋州，因为这诗的魂魄，早已深深地根植于这片热土之中。

阿福本名符福，海南儋州人，曾是南海舰队一级战斗机飞行员，199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。翱翔的翅膀虽已收起，但藏在云端的那颗诗心却要放飞，阿福决意要挖一口能安顿诗魂的井，要建一个放飞文学梦的家。他勤奋读书，努力写作，练习书法，在黑与白间记述家乡的海景、山峦、人文。他的散文、诗歌、书法多次在省级报刊发表。他身上虽没了飞行员的光环，却有了另外的身份：诗人、书法家。

2024年的一个秋日，我到儋州麒麟村造访了诗人阿福，得到他那本荣获海南省文学创作双年奖的诗集《黑与白》。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这本诗集，萌生了写读后感之念。此书获奖词写道：“符福的《黑与白》诗集，紧贴改革开放以来的脉搏，讴歌家乡的发展变化。不仅以精炼热烈的诗的语言去揭示沉重复杂的事物，唤醒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而且从哲学的角度看大千世界，用独特的眼光捕捉一草一木的内在情愫，挖掘日常生活的难言魅力和个体生命的蓬勃气象，写出令人深思和催人奋进的诗行。”

诗言志，诗是诗人的心声。阿福在《写诗》中写道：把看见的听到的/放在心窝上煮熟/然后/掏出来/再吞下去/充饥疲惫不堪的情怀。把自己看见的，听到的，在心中煮熟，然后吐出来变成了诗。

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，写诗填词要有境界，境界形成的基础必是真感情与真景物。“境非独谓景物也。喜怒哀乐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，否则谓之无境界”。阿福诗中所达到的境界与王国维的“境界说”异曲同工。名诗好句总是得之不易，诗人须把真景物、真感情“在心窝上煮熟”，方能写出有境界的诗篇。可谓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。宋代陆游有诗说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。阿福用他那只“妙手”把疲惫不堪的情怀充盈和解脱了。

在《黑与白》诗中他用强烈的对比言说：如果没有白/黑就永远沉默/如果没有黑/白就失去光彩/因为白/黑才深邃执着/因为黑/白才豁达潇洒/白是黑的游子/黑是白的故乡。多么富有哲理诗句啊！曾经在白山黑水上翱翔的飞行者；在无数个白天和黑夜的轮替中沉思的诗人，黑与白已然成为他生命的底色，他在黑与白的日夜

间耕耘着、思想着……

《筷子》是阿福诗集的开篇，“一根是白天/一根是黑夜/用早晚/夹起三百六十五个日月”，两根筷子既能夹起寻常人的平凡日子，也能夹起民族和国家的未来。

阿福的每首诗都有哲学思考，每行诗都有哲理表达。他以《思想者》一诗作为诗集的收官之作，诗曰“一位思想者决然脱去人类的外衣/赤裸的光和燃烧的体温穿过黑洞/烘烤已经冰冻的世界和发霉的心……弯曲的肢体收缩悲痛煎熬的肌肉/右手托着下颌誓死不向死神低头……”，阿福以罗丹《思想者》雕塑为原型，将一位誓死不向死神低头的思想者，刻画得惟妙惟肖。他向读者们传达他的观点，真正的思想家，应该脱去人类的外衣，撒下一切伪装，不受人类惯性思维的束缚，不惧怕任何威权，甚至死亡，勇敢地追求真理。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，以真理的光芒照亮世界。

诗集《黑与白》，能让读者感受到诗人真挚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。热爱家乡的阿福，用真挚细腻的笔触写下了《纤夫》《古宅岁月》《儋州古盐道》，虽只有三言两语，却浪漫而不失文采。在《当兵的人》《子弹》《战友》等诗中，浓浓的军旅之恋、战友之情跃然纸上……在《南海之梦》中，诗人直叙胸臆豪迈：“我把海螺当酒杯/斟满惊涛/喝下滚滚翻腾的海/宁可醉卧海底/也要和你在一起”。

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曾经发出这样的诘问“诗人何为？”诗人首先要弄明白为何而写诗？阿福说：“因为想不开才写诗，写诗就想开了。”阿福用他的诗，充饥疲惫不堪的情怀！因为写诗，使他看淡了功名利禄，通透了世态人情。图

琼州风物 赵海波

槟榔



英国画家威廉·亚历山大关于中国人吃槟榔的画作。资料图

从文笔峰驱车前往黎母山，途中遇见一片果园。道路两旁的槟榔树，笔直俊俏，密密匝匝，簇拥着狭窄的县道。透过前挡风玻璃，只见水泥路向绿色深处伸展，车辆仿佛行驶在繁茂的密林里。

槟榔属于常绿乔木，高耸挺拔，覆盖如伞。花开时，呈浅红色，花苞里透出桃红，果实外裹着一层橙红。槟榔原产马来西亚，西汉年间传入中国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。

槟榔既是下里巴，也为高大上，民间流行，文人附雅。苏东坡贬居海南期间，对海南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物产喜爱有加，尤其是槟榔，多次出现在其诗中。如《食槟榔》，苏东坡表达了对槟榔的独特见解，认为槟榔不仅能疗饥解渴，还能消除疾病。从“始嚼或半吐”到“吸津得微甘”，亦苦亦甘。这种味道奇特的槟榔，帮助苏东坡抵御了儋州的蛮烟瘴雨。因喜食槟榔，苏东坡在当地交到了许多朋友，时常与友人一起吃槟榔、笑谈趣事。据《冷斋夜话》记载，苏东坡在观察一位黎族女子吃槟榔时，被其嫣红的脸庞所吸引，遂创作《题姜秀郎儿间》：“暗麝著人簪茉莉，红潮登颊

醉槟榔”。明清时的海南才子王佐也有深切体悟：“人体散无声，满面春熙熙，点唇脂失色，登颊酒无姿”，味觉、视觉、触觉通体一辙，天然契合。

路上来往的车辆不多，我找一个稍微宽点的位置停车，下车拍照。蓝天白云之下，是漫无边际的槟榔林，天地以另一种妖娆的身姿展现在眼前。

空气是温润的，四周宁静无声，与翠绿拥抱，深呼吸，自在惬意。

重新启动车辆，小车压过路边的一块木条，一颗钉子扎破了轮胎，显示屏提示左后轮胎压不足。我继续行驶，缓慢来到一个小村。这里有十几栋黄泥墙老房子，土墙长了黝青的苔藓，一些窗户爬满了珊瑚藤。

靠近路边有个小卖店，门前搭起了凉棚，阴凉处摆放着一张台球桌，两个长相极为相似的双胞胎兄弟俩正在挥杆打球。附近没有修理厂，只能换备胎。这款车的备胎是瘪的，没有充好气，更换起来有些费劲。我走过去，和他们套近乎。我请兄弟俩帮忙，他们想都没想就放下球杆。

忙乎了半个多小时，我的衣服都湿透了，T恤衫贴着后背，兄弟俩也是一身汗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拿出一张百元现钞递过去，他们没有接。哥哥说，我们不要你的钱，你买我们家东西吧。我说好，跟着来到小卖部。

小卖部有个柜台，形状比较特别，它们做成一个斜面，用木条隔成几个大小相同的格子，一些槟榔、芒果躺在里面。柜台的左侧是一个木柜，柜子里有本地产的咖啡、茶叶。地上立着一块黑板，上面用粉笔写着各种物品的价格，一目了然。

负责售卖的店员是个姑娘，名叫阿雯，是双胞胎兄弟的姐姐。她长相俊俏、目光和善，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岗位。她身边的木制茶几上，摆放着一套紫砂壶茶具，以及一本书：《槟榔树的高效经营技术》。阿雯边喝茶边看书，这样的场景，出现在偏僻的小山村，多少有些异类。她倒了一杯茶，端到柜台上，说请喝茶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落，阿雯的角落安静、恬淡，狭小又辽阔。

我们隔着柜台聊天。阿雯大学毕业后，在外地打工了一段时间，后来返乡创业，种植了60多亩槟榔。毕竟是学农出身，阿雯利用槟榔林下的空间套种咖啡，每亩槟榔林可套种一百株咖啡树。咖啡鲜果的田头收购价每斤5元左右，比单纯种植槟榔增加了不少收入。村里农户，纷纷学习阿雯的种植技术，有的套种咖啡，有的套种柑橘，土地利用率达到最大化，有效增加收益。

阿雯和小弟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方言，小弟掀开布帘子走进里间，搬出一筐槟榔，然后拿出一个购物袋，往里面装槟榔。我不吃槟榔，老家的亲戚也没人食用槟榔，我象征性地要了两个。阿雯朝我笑了笑，将两盒咖啡、一包茶叶装好，说这些给你。

槟榔一物，如同沉香，与海南那份牵系，文脉悠长，江山有代。作为种植大省，槟榔已经发展成海南第二大热作产业。图

公元1076年的密州，秋风送爽，桂香满城，东坡先生于这团圆之夜，却独对明月，心中涌动着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。他举杯邀月，问天问地，那一句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犹如一泓清泉，自笔端潺潺流出。那一年，他正值壮年，却历经了仕途的浮沉与人生的沧桑。在这样一个本该团圆的日子里，他独自把酒临风，对月抒怀，将满腹心事化作了流传千古的佳句。他问青天，明月何时来？其实，他更是在问自己，人生的意义何在，未来的路又将通往何方？

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”在苏东坡的想象中，天宫或许也如人间般，有着它自己的悲欢离合，只是那份清冷与高远，让人不禁生出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感慨。苏东坡一生，虽仕途坎坷，却始终保持着那份超然物外的豁达与乐观。他渴望修道成仙，却又深知“高处不胜寒”，这份对超脱的向往与对孤独的畏惧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他复杂而深邃的情感世界。最终，他选择了人间烟火，用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美好祝愿，寄托了对亲人无尽的思念与祝福。

苏东坡的中秋，并不总是如此温婉与豁达。在另一个月圆之夜，当暮云散尽，清寒之气溢满天地，他望着那轮静静旋转的银盘，心中却涌起了另一番感慨：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”的惶然。这份对美好时光易逝的惋惜，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，让他的中秋之夜更添了几分沉重与沧桑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依然能够在这份沉重中寻找一丝慰藉，因为他知道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那份对亲人、对朋友的深情厚谊，将永远如同这轮明月一般，皎洁而永恒。

苏东坡的一生，恰似那轮明月，时而明亮圆满，时而隐于云层之后。从仕途的辉煌到贬谪的落魄，从京城的繁华到岭南的荒凉，每一次起落，都是对他意志与智慧的极大考验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坎坷与磨难，铸就了他那不屈不挠、豁达乐观的精神风貌。他总能在逆境中寻找转机，将苦难转化为生命的养分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苏东坡的中秋，是诗与酒的浪漫，是情与理的交融。在他的笔下，中秋不再仅仅是一个节日的符号，而成为一种情感的寄托、一种文化的传承、一种对生命、对自然、对亲情的深刻感悟与无限向往。每当中秋之夜，当我们再次吟诵起那首《水调歌头》，仿佛就能穿越时空的隧道，与东坡共饮一壶酒，同赏一轮月，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。

苏东坡的中秋，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。它让我们明白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永恒的圆满，而在于面对不完美时的那份从容与坚持。正如那轮明月，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以其独有的光芒，照亮我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。图

读史侧翼 张宏宇

苏东坡的中秋

当月光如细丝般轻轻拂过历史的尘埃，中秋之夜，便成了文人笔下最温柔的篇章。而提及中秋，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》无疑是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它不仅照亮了那个时代的天空，更穿越千年，温暖了后世无数漂泊者的心。



南宋画家马和之画《月色秋声图》。资料图